


长 篇 纪 实 文 学

明月 开埠

中国南京路

150年



浦江之横
志王李秀成的困惑
英国的乡村
药物使人昏迷与清醒
外滩风景线
习惯与处罚
香蕉人
华尔洋枪队



长青藤社月笙
钱庄与银行
老店
公司精神艺术史
第一商会
与影子决斗
杨月楼案·福星轮案
青浦教案
蓝福篮：中国国会
百年蚊丘
李鸿章不下船



蓝福篮：中国国民党
孤行者
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商人与政府
红福篮：穿长衫的青年
青楼女子
屠杀：五卅运动
他们在追寻什么



主著：程童一

新登字(京)1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程童一等著. —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8

ISBN 7-80040-269-X

I. 开… I. 程…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N. I25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2.625 插页:9

字数:509千字 印数:1—28,000

定价:平装:26.50元

精装:28.50元

序：天河、息壤与日出

西北海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

《山海经·大荒北经》

—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这个东方古老民族精神复活的书。

二

150多年前，有几个人随随便便出现在地球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的坐标点上。

一片浑黄的江水，淤泥土堤，芦苇纤道，阡陌田野，几间茅屋。除了这里的农夫，全世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曰黄浦滩的弹丸之地——中国长江注入太平洋的出海口一隅。可茫茫苍穹弹指间，无论从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意义

上看，它却突兀变成了一个最富意义的边界符号。孕育了二千年的巨大的出神感出现了。一如奔流的长江水永不复返，无数独特的境遇与神奇的故事过去没有，今后也再不会有了。

一条以《南京条约》命名、深烙中华民族血腥耻辱的南京路出现了。

南京路一夜间又孕育繁衍出一个世界东方现代大都市。

今天，连接南京路林林总总的建筑物有的消失了，大多依然存在。外滩公园。汇丰银行。新新公司。国际饭店。哈同花园。静安寺。由这一切组合的历史、文化、精神单位，建构成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上海。南京路是一个神秘怪诞具有疯狂生长力的细胞，一条在物质与精神两个世界里都无极生长的路。一条路拥有一座城。一方面，它作为大都市最早、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步入现代化的路，现代大商埠所有的路都是它的裂变、复制、派生与变种，都是它密不可分有形纪念物。另一方面，一个半世纪内，不论是出入奔波在大都市形形色色的过客，还是在大都市路街弄堂里的芸芸众生，都不可避免地带上具有南京路特质的观念、情愫、品格与传统，并与它建立了一种无形的割不断的精神联系。从这双重意义上说，所有居住在这座大都市里的人，都生活在南京路上，都是它的儿子、女儿与孩孙。

南京路更不仅仅是大上海的母亲。

地球上没有一条路能像它这样如此深刻地影响五分之一人类的命运。我们不能仅从社区文化的角度去写一部路史。也许数不清近现代中国史上有多少事变，诞生起源于南京路上某个小小细胞。如1894年甲午海战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厄运，在1890年大马路上那个日清贸易研究所已示端倪；1902年5月4日福源里成立的中国教育会，直接通向了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再如南京路曾漫不经心拒绝过两个人的爱情，让

江青、宋子文重新寻找人生轨迹，并匆匆为蒋介石、宋美龄举行一场婚礼——这就不乏启示：应当拿整座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去秤南京路的重量。

三

南京路叠影出大上海。大上海又叠影出一个近现代的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曾经评说，伦敦是英国的钱包，华盛顿是美利坚的国家大道，莫斯科是俄罗斯的教堂之城。上海是中国的什么？

这座大都市足以让一百个思想家撰写一百种神话。

南京路是巨大的历史母腹上的一道刀口，古老王朝从宋、元至清设立的上海镇、县，作为一个文化弃儿早已在漫长暗夜里死亡。大上海从那道刀口的血泊里跳出，它对于帝王是一个非计划性的私生子，而对于商人则是一个预先计划发展的青春都市。它是一朵艳美的罂粟花，散发着古希腊城邦制度与东方领土国家的浓烈气味，在清帝国腐烂的躯体上，受大洋彼岸西雨浇灌见风就长。它是一把现代中国的钥匙，从军事、外交、政治、科学、经济、文化乃至理性，连同它近百年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它是文明史上最伟大壮观的人类聚集现象。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上海却是这样，不足百年便成为人类最大的定居点。它曾是占全世界十分之一人口的最大商品流通口，是中国血液的心脏。它是发展、富庶、文明的示范，流浪汉来到这里就断绝乡愁，不愿走开。它是一部狂想曲，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人们从鬼门关上抢财富。它是属于年轻人的英雄王国，不需要资历，只崇拜明星。它是一个兵营，一个战场，一个不易被炮火毁灭的

长命的城市。它是一扇窗口，使整个中国把注视北京的向心目光，投向蔚蓝色的太平洋。它是中国最自由的领地，使“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句德国古老名谚在亚洲得到印证。它是狐魅肉感的女人，是金元巨兽噬人的血口，使新感觉派与左翼文人井蛙观天。它是潘朵拉魔盒，释放无数罪恶与希望。它是漩涡中心。它是广告。它是咽喉与气管。它是中国的脸，红肿的疮疤上流淌着脓血，飞舞着蝇虫。它是中国政治的温度表，是一个摇篮，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乃至最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都诞生于此。它是民国时期中国的非正式首都，一切重要的交易均在台后进行。它还曾是共和国的献礼者与长子，作为前者献上了国歌与国旗，作为后者则长时间地默默挑着艰辛的担子。它是一只大花猫，诉说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猫捉老鼠的传奇故事。它还是一出宇宙剧，演出整个东方大陆板块命运沉浮与世界的联系。太多的思想家与学者，面对这座城市所拥有的太多的主题与冲突，纷纷纭纭如是说。

今天，中国对上海又寄予更多更大的希冀。

四

人类诸多民族都在母亲河下游建立了特大都市。

黄河是衰老的父亲。它与母亲河长江的地理图形，有点像一幅伏羲女娲交媾图。这两条大河大江都覆盖了黑格尔涵括的人类三种主要地理环境：干燥的高地及其广阔的草原与高原，平原流域，沿海地区。黄河有辉煌过去。西方哲人无法讳言在公元700年左右，若有外星来客，大概会发现地球上精神生命最高级活动的中心在中国的长安。经历了源从炎黄战于涿鹿之野，共工

怒触不周山使“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为传统的五千年神国内讷，这条古老的黄河只有一句“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名谚引为骄傲了。

对于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来说，千里海岸线像一张满弓，几乎横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万里长江像一支箭，位于箭端的上海，这块同样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崧泽文化的土壤，却永远注定不会成为民族命运之矢锋。因为封闭的古老文明一直在打圈圈。宋之临安，明之金陵，都从它身边走过，矗立雷峰塔的西湖与沉落六朝金粉桃花扇的玄武湖，如一颗颗珍珠因内陆文明深深积淀的光芒，照耀得它黯然失色。上海处在东方地域文明史“临界处境”的最边缘。

于是英国战舰“复仇女神”号带来了一场为康德所言的“准备道路”的战争。安逸疲惫的民族被惊醒，“统一的死寂”打破了，同时也宣布康德“世界主义”的和平的破产。古老的东方文明与新兴的西方文明以铁血撞击，上海首当其冲地成为两个圆交叠重合的地域。它是一个迅速生长的怪胎。在诞生时期，它经历了两个教父：一个是大清王朝，一个是操英语的上帝。它悠久辽阔的母土与根系，是那莽莽荡荡的母亲河长江水系。巨大的时空，深入到四川盆地乃至青藏高原的大地与五千年文明史，赋予它一种无比顽强的大生命力。它所承受的生命重量、硬度、亮度与辐射是南端珠江水系与北隅黑龙江水系所绝无法比拟的。

一种类似维柯的“天意”，康德的“自然狡计”与“自然的自由”以及黑格尔的“理性的诡譎”，就在这东西两圆交叠重合、黑白分明的跳跃地带出现了。沉睡千年的土地，在蔚蓝色大洋的冲击下，注定要不可避免又不可抗拒地诞生一个巨大的目的，也许这便是人类最大民族神秘而不可知的命运。一切形形色色的“自作之孽”，都是这个自然链条的一环。各种危险的对抗，实际上不

过是加快了自然的步伐。所有随意无序的贪婪、残酷流血与悲怆呼号，都不过是这“自然狡计”的变奏与共鸣。无论辽阔贫瘠的西域，还是白山黑水少女之江的种种传奇，都是这个巨大神话的注解、诠释与翻版。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操纵和造就着起源与目的。

黄浦滩是息壤，南京路是天河。让我们无限热爱与膜拜恢宏而深邃的大自然吧！

五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黑格尔 1822 年从这个意义上评价：“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一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他断言东方世界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一切人都绝对是自由的。据此，他将轻蔑留给东方民族，将赞誉赠给西方世界，并谨慎地指出“亚美利加洲乃是明日的国土”，向全世界正确预言了美国的兴起与繁荣。黑格尔死了。他没看到西太平洋岸的黄浦滩。他的后辈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同他一样看到了孔子与老子，将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命名为轴心期，把“人类精神第一次真正觉醒”的光荣给了中国。他拒绝描绘世界包括中国的未来，因为人类不会全部不是人类，昏睡、失落和遗忘自己是可能的，但人类完全不会变成猿猴、蚂蚁或机器，只要他作为个人尚未死去。他看到了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性将日益增长。雅斯贝尔斯刚刚死去。

一切思想史都是由经济史决定的。今天，我们由衷感激确立这一学说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伟人在上世纪中

叶久久地注视过黄浦滩，看到了扬子江上的英国鸦片、军舰甚至首任领事巴富尔上尉，看到了中国滚滚外流的白银、棉纱、茶叶和皇帝的上谕以及农民的新税捐，他们代表上世纪人类的公正与良心，愤怒地谴责属于自己那个民族的西方世界野蛮侵略所犯下的罪行。这两位思想导师尽管堪称鸦片贸易史专家，能列举出上海每年进出口贸易额，但作为严正的思想家，他们留下了革命的预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西方这几位哲人的生命之间，东方的南京路成为一条黄昏与拂晓的玫瑰色走廊。以玛丽·道格拉斯创造的这个象征透视南京路是再贴切不过了。这是一条充满兴奋、危险、恐惧与希望的走廊，是圣穹下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的通道——这两个房间是马克思所划分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个世界；也可以换一种说法，一端有黑格尔涵括的辽阔的高原、大河、平原与沿海，另一端有雅斯贝尔斯所命名的西方科技时代。

这条黄昏与拂晓的走廊，给封闭的太平洋弓型西岸与长江之箭，所构架出的巨大自然，带来了一个攀援跨越的梯子。现代中华民族不像美利坚民族突如其来地与国土相遇，在内大陆这块耕耘了几千年的息壤上形成的性格与精神，只有从外部世界中受到刺激，吸取营养，才能更好地生长。否则“人性中所有极好的自然能力将永远沉睡，永远得不到发展的机会。”（康德语）因此，经历了千年沉睡民族的一切活力、激情、亢奋与冲动，不可避免地要倾注在这条狭小的玫瑰色地带。这又是一次宏伟壮观的生长现象。广袤富饶而封闭的息壤，接触了外部世界全球经济

循环的风雨，万千个活性细胞迅速膨胀生成美妙的绿色仙人球。一个奇迹出现了，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几乎所有的精英，都仿佛同一秒钟在南京路上留下了匆匆脚印与身影。这是一个民族的射精，是人类的一次火山大爆发，万千大跌大宕的故事如大红大紫的花蕊同时绽放在一朵奇葩上。

黄昏与拂晓的走廊是一条从遥远通向未来的精神之路。它是一个象征，是一首诗，是一个民族命运的显示。南京路就这样成为中国唯一的真正具有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精神之路，成为一条天河。许多路未必就意味和代表着真正的历史。它区别于前朝“薄烟杨柳路，风雨杏花村”，也区别于同朝同代的北京长安街，它与中国任何一条路都具有不同的开阔标记和烙印。这条路遍布荆棘，充满了无数思想变迁、兴起与激烈斗争的故事。一如雅斯贝尔斯所言：“运动越激烈，真理显示的深度可能就越伟大。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现象是在那些跨越时代分界线的变迁中出现的，它们是处在新旧之间的真理。”

伟大的精神日出现象诞生了，天河成为一条地平线。

六

黎明的太阳在天河流过息壤的地方升起来了。

这轮太阳不是神话英雄一个人托起来的。在那条黄昏与拂晓的走廊上，它最初只是一次精神的机缘，使无数微小如珠的事件，使所有放僻邪侈的情欲，都有一种巨大的必然体现。这轮太阳、地平线与蔚蓝色大洋构架出历史的悖论：清新的海风从街市弄堂里穿过，变得越来越咸腥厚重无比，能让人把胆汁呕吐出来；这轮朝日却又使人感觉阴暗潮湿狭窄的街市弄堂，变得如大

海般光明宽阔。这轮初升的太阳，血粘粘的，混浊并不清新，无规无形，看像什么便是什么，隐隐现现，时高时低，时暖如火，时冰如铁，忽远忽近，跳荡在空中照耀所有的人。

它就是白日梦。这是无数颗黑格尔所说的那种精神的种子，“像一粒萌芽中已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它的生命基因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母亲河长江流域，甚至黄河上游的高原大漠；另一部分来自伦敦、巴黎和纽约。这些种子撒落在徐光启、顾炎武的后代心里，很快就生根开花，变成一种属于自己本性的判断。精神时时刻刻潜伏着，又时时刻刻准备跳起来现出相形，使“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改造自己”。白日梦是远古神话的再现，是一种精神的燃烧，是上海性格的核。

白日梦是神农，是神农开放的健壮的胃。有谁知道龙吃什么？南京路不是龙是蛇，贪婪地吞噬一切。它充满饥饿感，想张口吞天。来自西方世界的领事馆、十字架、银行、邮轮、现代工厂、商业公司、电报、新闻纸、电影、民主与法律乃至鸦片、黑手党、人体油画，从物质、社会制度到意识，它都消化。“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它是神农子孙，神农转世。儒的张扬，道的飘逸，便是这胃蠕动的冲突，天风海浪的激荡，小桥流水的静谧，都分泌成胃酸源源不断。有什么吃什么，有多少吃多少，不论是补品或荣光，还是毒药或耻辱，从不怕坏胃口。

白日梦是现代逐日的夸父。它不是静物。巨大的骚动不安与新奇冲动，演变成一种心灵的激情，如日月中天，不停地追逐现代文明世界的云诡波谲。它是一种自然禀赋，像洛水的水神宓妃，爱河伯又爱羿。它是一种野心，活跃，时时思变，又善变通，不安分，不守常，不敬重与服从权威。即使它不敢渴望成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不愿安时处顺，恪守规矩礼数。它是时尚或时髦

的代名词,爱好赶浪潮,本质上是一个探险家,一位未来主义者。新就是目标与一切。

白日梦是女娲炼就的补天的五色石,西王母放出的三青鸟变的,它是金钱梦,是莎士比亚赞美的万能的上帝。它是通行无阻至高无上的价值准则,它铸就了双重人格。一方面使所有人都成为奴隶,成为上紧发条的钟表,成为日夜运转的机器,上海奇迹般地成为一座巨型的现代工厂与超级市场。另一方面,它又使一切人都成为平等的自由人,谁拥有金钱便拥有上帝,并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它不承认皇权。道德、法律也一个个都无例外地变成仆人。“钱!赚钱!……”这个声音昼夜不停地喧嚣,传遍人的血管神经每根末梢。金钱化的个体在滚动、聚集、膨胀、繁殖、分裂,由此带来了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不自由,人道与非人道,艺术与非艺术等无数黑白两极。

白日梦是奔月的嫦娥。黄浦滩上的圣诞树代替了月桂,一群群从火车与夜航船上跳下来的,都是流浪者,是没有根的人。在这个五方杂居陌生嘈杂的都市,只有繁华纷乱,没有乡土风情,只有热闹,没有温暖。所以冷面人用非乡土感,七手八脚地编织出了一张张乡土或帮会之网,笼罩住了这个冰冷的都市。

白日梦是羲皇传给禹的玉简。古老民族天人合一、注重现世的人生哲学,在这里变成太湖的蠡园——务实、理智、精明与商业智慧——范蠡就是大商人。每个人心灵深处都有一部计算机在不停显示数据,冷静与冷酷是一个意思,都是商业橱窗玻璃后面的目光,一眼洞穿你的钱包,省略过程而看到买卖的结果。金元王国不需要名分传统,不需要古道热肠,中庸就是切合时务,讲求功利。跑马刺激起来的是匆匆节奏,闲散慵懒只有去当叫花子。

白日梦是瞽叟与象的复活。没有舜,也没有上帝,唯一存在

的就是自己。它挥动个人主义利剑不惜斩断父子兄弟亲情，为餐桌上一碗红豆汤不怕后世洪水滔天。人与人真正成为角斗士，到处看到犹大的化身。野心家的狡诈僭妄，暴发户的骄虚豪奢，投机者的钻营势利，从潘朵拉宝盒释放出的恶魔满天飞舞，它把这块土地变成罪恶的渊薮，在嶙嶙白骨上轰隆隆地推动大都市滚滚向前。

白日梦是不死的蚩尤与共工。不因循苟且、优游驯良的大都市充满血性冲突，宋山枫林在每个角落幻化出复仇之光，复仇之火。五千年文明所积淀的民族情愫与西方共和公民的尊严感，融合成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同仇敌忾的号角一吹起来，一曲曲英雄壮歌浩歌悲歌挽歌便泣天惊地。血性是最高的活力。大都市上空的太阳是红的，月亮也是红的。

白日梦是夏启窃得的天乐。同尼采快乐的哲学一起诞生，黄浦滩成了一座天宫。葡萄酒交响乐使富人醉死梦生。贫穷中国的小康之都，以温暖气候与四季蔬菜，给穷人最实惠的生活。孔子食不厌精的传统，在这里真正成为国粹。只要能吃饱肚子，就要有一套好衣服。让袜子变成背心，让西裤在枕头下压平，让鸽子笼变现代起居室。老人都想成为彭祖，活八百岁。

白日梦是昆仑山遁逃出的那只开明兽。人面九首，自傲又自卑。像一条受过教化的鲤鱼，渴望成为龙，因而鄙视泥鳅。心态是一架失衡的天平，既瞧不起外地人，将九州统统视作大都市的郊区，又崇拜洋人，甘愿成为伦敦的郊区；见穷人有虎的高贵，见阔佬又有狗的低贱，本质上是一匹狼，想吃肉，不想吃草。

白日梦是九尾白狐与涂山氏。涂山那支民谣从远古流传至今。吴越风气少了泼辣恣肆，多了温馨柔靡，那绵软平滑圆熟甜腻的沪语代表着一种美妙。这座大都市的胃口是甜的，舞曲缠绵柔和，糖点奶味十足。摩登女郎与金元、权力共同构成世界的三

极。这儿的女人中有真正的女人。女性化的大都市把光荣留给了女性。

绚丽的白日梦光华四射地升起在黎明的地平线上。它照耀鼓舞着一切人，煽动起热情，使人脱去古老的皮囊，变得年轻。它是先秦以来中国人精神上一次最大规模的觉醒，是伴随工业文明生长的精神传播运动。它是一枚精神硬币，由辉煌的没落、苦难的骄傲铸成，长城、都江堰、敦煌与巴黎圣母院、克里姆林宫、华尔街等一系列图案烙在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持有这枚硬币的人，就是富有者。哪怕一文不名也不会感觉自己是乞丐。不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将这笔巨大的财富挥霍到哪里。这枚硬币全世界通用。有白日梦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它宣布人的历史存在于自身之中。梦本身又意味缺陷，这是一轮注定升不高的太阳。它是东方本体的生命冲动，缺少理性的强光，只能照耀自己，不能照亮世界。它缺少钢铁的逻辑，使梦做不长，人走不远。它只演出戏剧，却还没有代表自己的哲学，没有自己真正的诗人。可毕竟精神的太阳升起来了！

七

让我们来论述关于生命的几个命题。（一）在地球所有的生命中，人是最自由的。因此，在同类生命中，人与人的生命差距也是最大的。如两只蚂蚁的生命差距，同秦始皇与孟姜女的生命差距绝对无法比拟。具有大生命的人绝对存在。（二）凡大生命都是一种超越，孔子活了二千多年，还注定要活下去。这是同时代人的超越，更是一种永久的超越，使生命化作存在进入永恒。大生命是自己时代与自己民族的精神代表。（三）伟大事物都是变

迁中的现象，大生命往往诞生于社会与时代的大变迁之中。大生命创造了大时代，大时代造就了大生命，这在哲学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大生命是社会与时代大变迁的历史工具。（四）黑格尔说得对，“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历史过渡阶段是个悲剧地带，大生命往往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性人物。第一批追求自由的人，将会是不自由的人。

当大洋西岸弓型板块在冥冥中移动，撬动大自然杠杆的大生命便出现了。

黄昏与拂晓的那条走廊，已变成二千年东方文明社会连续性——在时空意义上的——一道巨大裂隙。这是两个时代、两个世界黑白跳跃的分界线与过渡地带。人落入了深不见底的社会大断裂带中。精神恐慌感紧张感久久弥漫在这条环境生存意义上的生死线里。于是南京路注定成为生命的悲剧地带。

这是一场巨大的却必然要经历无数次失败的物质与精神的突击与崛起。面对整个荷枪实弹疯狂扩张企图攫夺一切的西方文明世界，面对整个古老内陆封闭的大河流域与黄土高坡，南京路上站起的大生命命定是宿命论英雄，将无可选择地被大洋之浪或大漠之风所吞没。蔚蓝色大洋东西两岸沉重巨大的板块，无时不刻地要将新时代共工压夹倾轧得粉身碎骨。然而，积聚着几千年生命的古老民族，仍顽强地推出属于自己的大力神，让悲剧英雄在时代铁砧上接受种种痛苦的锻打而生出腾飞的翅膀。就在商战成为“自然的自由”理性目标的巨大伴奏时，大生命站在这块禹留下的神圣息壤上奋起了。

南京路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剧场。一个半世纪内，几乎近现代中国所有的大生命，都在这里成为角色，登台表演。古老大陆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地方能与之比拟。李鸿章、李秀成、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邹容、蔡元培、陈独秀、宋氏家族、蒋氏父

子、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张元济、鲁迅、斯诺、史量才、荣氏兄弟、刘海粟、聂耳、阮玲玉、郭沫若、茅盾、傅雷、巴金、顾准乃至汪精卫、杜月笙、江青等等，一颗颗星辰在黄浦滩上空耀眼地划过，人的品质与生命力发挥到了极致。更有许许多多发生在这座都市的大事件，诸如开埠、建租界、太平天国李秀成撤军、轮船招商局、正蒙书院、《申报》、中国国会、小刀会起义、“苏报”案、光复会、辛亥起义与南北和谈、《新青年》、“六·三”大罢工、中共一大、“五卅”惨案、“四·一二”政变、中国自由大同盟、“一·二八”与“八·一三”抗战、伪国民党六大、“一月风暴”、《中美联合公报》、开发浦东等等，建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轮廓。南京路无疑成为近现代中国一部最大的教科书，它完成了东方古老文明生长能力的宏伟论证。

这不仅是历史意义上，更是哲学意义上关于黄肤色人种生命最高潜能与不朽的论证！

八

南京路是一部饱经精神创伤的发展史。在这一个半世纪内中华民族遭受多少灾难，它就遭受多少灾难。思想的新芽，在封建累累巨石与列强马蹄刀光下，极其艰难地生长。“四·一二”的血泊浸泡过它，日军淞沪战役的炮火轰炸过它，民国币制改革的浊浪淹没过它，一月红色风暴摧残过它，还有三十年与世隔绝的封闭窒息过它。一连串打击与厄运使它遍体伤痕，渐渐停止生长，陷于胆小、自足、偏狭、保守，从“临界处境”状态中消失了。精神之路休克了。它再不是一条黄昏与拂晓的走廊，不是一条生长白日梦的地平线，不是民族的精神座标。它似乎遗忘了自己的光

荣，落伍成一条普通的路，变得与共和国其它城市的中心街道再没有本质的区别。

位于北京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一年一度地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当共和国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一定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就立即响起了长时间的最热烈掌声。一位在场的英国记者不禁落泪了，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人类最大最古老民族的心。

历史开了一个最无情的大玩笑。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既短暂又漫长的三分之一世纪内南京路的封闭与沉沦里，以东方最大都市的与世隔绝、功能萎缩与缓慢生长为巨大代价，造就了这颗辉煌的东方之珠——香港。香港是上海的翻版与重复。香港取代了商业、金融、移民乃至国际惯例意义上的上海，却又永远无法取代地理、政治、文化、精神上的上海。当全球进入发展与平时期，当年南京路与大上海发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呼声，依然缭绕在古老的神州。人民大会堂那最热烈的掌声是从每个中国人心底里响起来的。

我们要寻找南京路。

这决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了解释。寻找是一种神圣权利。寻找是一种当代义务。寻找是一种重新建构。我们已从民族的浩劫灾难中读懂了南京路。失却一条南京路，就失却一座大上海，这曾给中国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带来多少单调、贫瘠！寻找这条曾经消失的精神之路，是因为新一轮民族精神解放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它要升得更高，更辉煌。